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

澳洲國族文化的成形與轉型 (III II)

計畫類別：個別型計畫

計畫編號：NSC91-2411-H-009-009-

執行期間：91年08月01日至92年07月31日

執行單位：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

計畫主持人：蔣淑貞

報告類型：精簡報告

處理方式：本計畫可公開查詢

中 華 民 國 93 年 2 月 20 日

「滅族罪行不曾發生」——澳洲的「歷史戰爭」
澳洲國族文化的成形與轉型（III II）結案報告
交通大學社文所蔣淑貞

1992 年澳洲歷史大師 Geoffrey Blainey 發表演說，譴責新一代的史學家致力建構「殤史」(black armband history)，雖說旨在結束白人和原住民的之間的緊張關係，因為那種關係形成「巨量的沈默」(great Australian silence)，但是這些史學家「從邊界的另一方」看歷史的結果，卻把英國人開澳的故事說成是一件可恥的事情，此舉震撼了全國。此篇演說的衝擊很大，從此開啟了澳洲的「歷史戰爭」，雙方拉鋸戰越演越烈，但「殤史」較為多數人接受，各民間團體、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紛紛發起與原住民「修好」運動(reconciliation)。不過，隨著 1996 年 John Howard 上台，保守勢力增強，公然打壓「殤史」說法，總理代表澳洲政府拒絕參與「修好」運動，使得中央與地方的原住民政策產生不一致的現象。

「歷史戰爭」紛擾了十年後，史學家 Keith Windschuttle 出版了《假造原住民歷史：1803 到 1847 年在范迪門》(*The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: Van Kiemen's land 1803-1847*, Macleay Press)駁斥殤史是「壞歷史」(bad history)，顯然呼應 Blainey 等保守派的說法。此書一出，獲頒 John Howard 的建國百年勳章，表彰其對國史的貢獻，也獲 Blainey 讚譽為「近年澳洲史上最重要也最發人深省的書之一」。然而，撻伐聲亦響亮：2003 年一本重量級的論文集《掩蓋真相：論 Keith Windschuttle 的假造原住民歷史》(*Whitewash: on Keith Windschuttle's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*, ed. Robert Manne, Black Inc Agenda)出版，由十九位歷史學者執筆，針對 Keith Windschuttle 的指證錯誤和明顯的政治企圖提出反駁，著名學者如 James Boyce 都用了相當激烈的語氣指出對手缺乏能力來解釋史料。除了這本將近 400 頁的論文集外，還有許多書評、公共論壇參與討論，其中澳洲國家廣播電台也請雙方兩造同台辯論（參見 www.smh.com.au/articles/2003/08/24/1061663672750.html）。

Windschuttle 的書主要論點有三：在開澳第一個地區 Tasmania 沒有發生種族滅絕的罪行，不曾有邊界戰爭，而殖民者和原住民的衝突都被學術界誇大甚至杜撰。他更不滿的是，原住民運動的支持者竟然把大英帝國在 Tasmania 的行為比喻成納粹。其書指控著名的學者 Henry Reynolds，說他竄改了殖民地長官 Arthur 的話，令其讀起來好像是原住民發起的「游擊戰」，以此證明原住民曾經反抗英人入侵；他也認為 Lyndall Ryan 所做的研究發生了數字錯誤，188 位原住民的死亡誇大為 700 人；另外在一場衝突中，攻擊白人的原住民其實只是一小撮沒有部落屬性的雞零狗盜之徒，只有浪漫情懷的左派知識份子才會把他們詮釋為反抗壓迫的勇士，為保衛土地而戰。

關於土地，Windschuttle 斷言原住民的行為並不像是要求有土地使用權，也

沒拒絕讓人到他們的土地上，任他族的人和英國移民來來往往。他們的字彙中也沒有等同英文「土地」的字。

此書特別針對 Ryan 的研究列出十七個案例，指出 Ryan 捏造或杜撰的史料，另有七個案例則是她誇大的統計數字。Ryan 事後在一次訪問中駁斥這項指控「荒謬至極」。

《掩蓋真相》論文集出版後，Windschuttle 也立即反駁：他不承認自己的書有損「修好」運動，反而是說：硬拗沒發生過的事為真，也就是告訴原住民說殖民者有計畫要消滅他們，這對黑白種族之間的關係有什麼好處？把英人指為納粹，這種詮釋非但無助於修好，反而會山起敵意和仇恨，有違歷史真相，徒顯政治技巧拙劣。

《掩蓋真相》的諸多執筆人並非採取見招拆招的自衛方式，而是對自己的學術充滿信心，並瞭解這場辯論的政治羅織。其中 Reynold 的文章「無人之地再生（“Terra Nullius Reborn”）」把近來殖民史的修正風潮放在當代政治和法律的大環境來談，也就是關於原住民的土地權和原來頭銜(native title)的議題上。這原始於 1992 年 Mabo 法案，因高等法院判決「無人之地」是白人神話，保守派學者只好尋求重建新殖民思想，把原住民描述為低下人種，對土地權缺乏歷史意識和文化價值，因此是「官能不良」(dysfunctional)。如此說法的目的不在幫助原住民，而在剝奪其文化權、認同感和土地權。

本書最後一篇文章「修正主義和否認（“Revisionism and Denial”）」由 A. Dirk Moses 撰寫，它把 Windschuttle 的書放在更大的「全球修正歷史」(global revisionist history)脈絡，超越了「只看自己肚臍眼」的國史紛爭架構。

此論文集雖好，但多強調哲學，以政治領袖缺乏道德作為訴求重點。相較之下，另一本同年出版的書《歷史戰爭》(*The History Wars* by Stuart Macintyre and Anna Clark,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)就很不一樣，強調在澳洲的教學上嚴重缺乏原住民歷史，但因為學術界的反省，進而和外面的文化界、政治界的角力，改變了這個現象，從 1988 年紀念開澳二百週年、1990 年代殤史的辯論、以及近來對於國立博物館的紛紜看法，都可看到點點滴滴具體而微的努力促成這種變化。此書詳述歷史三巨頭 Manning Clark、Geoffrey Blainey 和 Henry Reynolds 的影響力，他們的辯論如何在史學界掀起波瀾，使得此書前半部看起來像是圈裡人的家庭糾紛，不過也談到他們對社會的衝擊，尤其是 Blainey，其著作如何影響 1990 年代反原住民的熱潮以及形成較嚴苛的移民政策。

從以上三本書的討論，我們可以看出澳洲的史學界儼然是一個爭奪國家心智的戰場，但也同時感覺到歷史學家被特定意識型態的人視為玩物，例如此時一群民粹保守份子發起了戰爭，與其說是歷史戰，還不如說是爭取文化和政治主導權的宣傳戰，其重要性不再限於歷史界，而是全體國民。